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澤东

論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

八中全会文件学习参考資料之二

(内部发行)

18621/2252
山东师范学院馬列主义教研室

济南 一九五九年十月

編者的話

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問題，从来就是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非馬克思主义者根本区别之一，也是今天我們与右傾机会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为了帮助大家了解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观点和态度，并且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右傾机会主义者的錯誤，特选編了这份材料，供“大家”参考。

本材料选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已有的中譯本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每个題目下边的材料均按照作者写作或第一次发表時間先后排列。由于我們理論“水平”所限，加之時間短促，摘录或編排不当，以及重要遺漏，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批評和指正。

山东师范学院馬列主义教研室

1959年10月

目 录

- 一、 革命的群众运动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 二、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
 - 1、 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满腔热情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 2、 积极支持，参加和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
 - 3、 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4、 新生事物不可战胜。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个别的、暂时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和不难克服的…()

一、革命的群众运动在革命与建設中的伟大作用：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如果說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喚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絕大多数群众來說，革命的原則并不代表他們的实际利益，不是他們自己的革命原則，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暫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將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 第二卷，103—104頁。）

至于我們，那么根据我們的全部过去，摆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間，我們一直是最重視階級斗争，認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別是最重視 产階級和无产階級間的斗争，認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强有力槓杆；所以我們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階級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起行走。在創立国际时，我們明确的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

去和公然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來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慈善主義的大小資產者一手從上面解放出來的人們一起行走。

（馬克思、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1955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第二卷，485——486頁）

……我的“附言”說明我當時曾正確地估計到這些征兆，我預料會有一個全國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但是沒有人能夠預見在如此短促時間之內，運動會以如此銳不可擋之勢爆發出來，會象燎原之火那樣地迅速擴展，會徹底地震撼了美國社會。

（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1887年1月26日。

“新建設”，1955年第7期，20頁）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象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秩序底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在這樣的時候，革命黨底領導者也必須更廣泛、更大膽地提出任務，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走在群眾底革命自動性的前面，成為他們的燈塔，向他們表明我們的民主理想 and 社會主義理想的全部宏偉的內容與燦爛的光輝，向他們指出達到完全的無條件的徹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讓无情的鬥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群眾這種異常興奮的活力及其革命熱情來為直接而堅決的道路无情地奮勇的鬥爭，那我們就會成為

叛变和出卖革命的人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卷，第98頁）

……俄国革命的历史还很短，但是它已經充分向我們証明和表明，革命阶级的力量和它們的丰富的历史創造性比暫息时期表现出来多得多。革命的每一次高潮都表明人民正在相当隱蔽地积聚力量，来解决新的更崇高的任务，而对政治口号所作的近視的和胆怯的估計，每一次都被这些积聚起来的力量的爆发否定了。

（列宁：“暴风雨之前，”1906年“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十一卷，第116頁）

……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組織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根据不可遏止的經濟发展的要求集中起来的資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組織性就是要大家团結成为一支全国統一的力量，沒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沒有跟随集中的无产阶级前进的农民在全国範圍内进行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年11—12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十三卷第309頁）

……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毀中世紀的統治和半亞洲式的資本主义。

(列宁：“对芬兰的进攻”1910年4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十六卷，第169頁)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意义。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么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列宁：“游行示威开始了”，1910年12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6卷，第357頁)

……一切反动作家在解释群众的民主主义信念时，总是用同一个调子说群众是愚蠢的，是不健全的，而贵族和资产者才是健全的和聪明的！

(列宁：“工人群众和工人知识分子”1913年11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1959年版，第19卷，第479頁)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的說，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論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質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底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論恰恰没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1卷，第38頁）

自然，这种新机关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錯誤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沒有犯过錯誤嗎？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以外，还有其他訓練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錯誤的方法嗎？现在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來說完全依附于資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向他們表明，他們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的最有秩序最有組織的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貧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真诚的、勇敢的、普遍的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給无产阶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許多在我們那些狹隘的、旧的、官僚的力量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在群众的力量看来，在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胁之下为資本家、为貴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看来，却成为可以实现了的。

（列宁：“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1917年9月至10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96頁）

……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完全显示出来。只有那时，我們才能看出，人民中

間蘊藏着多么无穷无尽的回击資本家的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潜藏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出现；只有那时，如果有一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頑抗的工人階級政权的敌人，就会有一百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們斗争，而在此以前这些新战士在政治上是沉睡不醒的，他們一直在貧困折磨和絕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們自己也是人，不敢相信他們也有生存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会为他們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衆队会完全信任的召請他們去直接的、密切的、經常的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列宁：“布尔什維克能保持政权嗎？”1917年9月——10月，“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108——109頁）

……群众生气勃勃的創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會議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詢問”，1917年11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269頁）

“他們”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那种伟大的、真正雄伟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組織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負担不了的。那些慣于替資本家和資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識分子安慰自己說：“沒有我們不行”。他們这种厚顏无耻的打算是不会实现的：有学識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劳动者方面

来，并且帮助他們粉碎資本奴仆們的反抗。而天才的組織家在农民和工人階級中間是很多的，他們現在才刚刚开始認識自己，覺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創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的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設。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剝削劳动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獨創精神。無論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謬的、怪誕的、卑鄙的、齷齪的陈腐偏見，似乎只有所謂“上层階級”，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組織的建設。

这是一种偏見。这种偏見受到了陈腐慣例、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資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观点的支持。資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們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己需要知識的力量。工人們在追求知識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証明无产階級在这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誤。凡是識字和有識別人的本領、有实际經驗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夠胜任組織家的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傲慢蔑視态度談論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天才在工人階級和农民中間是无穷的。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7年12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382——383頁）

……千百万創造者的智慧却会創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預見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結論”，1918年1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445頁）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貧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組織系統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計劃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

（列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226頁）

我們愈細心而慎重的对待这种困难，我們就愈應該記住我們过去經常說的話，記住工人的解放應該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們經常說：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們必須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的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會議”，1918年6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439頁）

我們知道，伟大的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在下层发动起来的，……

革命是要靠試驗和实践，才能領会的；只有当千百万人

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列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476页）

……工农群众的建設才能比我們預料的要大得多……。

……俄国革命虽然才过去八个月，但它已經表明，新階級把管理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以后是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必須使劳动群众独立担負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建設工作。只有在实践中群众才会相信，旧的剝削階級已經完全消灭。

（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8年7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17——18页）

……每当苏维埃政权在建設社会主义这一非常艰巨的事业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只知道一种克服困难的办法：向工人呼吁，一次又一次的向更广大的工人阶层呼吁。我已經說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設、新經濟生活建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演說”1919年1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381页）

一切历史，特別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階級的最觉悟的先鋒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鋒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識、意志、热情和理

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聰明才智特別高漲和緊張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理想來實現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於毫不遺漏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時在奪取政權以後，還要冒着巨大的危險去做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刻準備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77頁）

……有些人認為不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卷入革命以後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同志們，這是極端荒謬的。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戰綫就愈有力愈強大。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1927年7月，“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版，第十卷，第18頁）

幾乎用不着懷疑，最近一年來我國建設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決定性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現於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發揮了創造主動性，掀起了強大的勞動高潮。這是我們過去一年的第一個主要成就。

群眾的創造主動性的發揮和勞動高潮的掀起是從以下三個主

要方面促成的：

(甲)通过自我批評反对束縛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乙)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曠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紀律的分子；

(丙)通过实行不断生产制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結果我們在劳动战綫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們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呈现出千百万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在劳动中的互相呼应。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証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資本主义。

(斯大林：“大轉变的一年”1929年11月，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頁)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

……你們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还不坚固应？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个統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沒有了。銅牆鉄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鉄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銅牆鉄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

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1卷，第133——136页）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卷第152页）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3月。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二卷，第443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王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

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版第二卷第595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的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三卷第1053页）

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与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

我们清醒的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五版，第35頁）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的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册，748頁）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578頁。）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末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